

旧上海普通人的时变，大时代小人物的无奈。

上海旧影

作者有“张爱玲”笔调之遗风
再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纹理

人物的内心焦灼与战争的死亡阴影
显现出文字内外的强大张力。



朱宏梅 | 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北京市丰台区 图书大街 24 号

上海旧影

朱宏梅 | 著



旧上海普通人的时变，大时代小人物的无奈。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旧影 / 朱宏梅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068-3910-5

I. ①上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5364 号

上海旧影

朱宏梅 著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杨铠瑞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181 千字

印 张 18.75

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910-5

定 价 36.00 元

记忆和遗忘（自序）

某年某天，我在日记里说，趁自己还写得动，我想写家族史了，总觉得自己负有责任。“搜刮”时，才知道，母亲记不住东西了，想到生命在遗忘中一点点消逝，我的头皮就开始发麻。

我担心母亲的回忆会影响睡眠，她淡淡说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可我纠结。它就像我身体里的血，有着恒定的温度，永远奔腾。

忘了谁说的，一是母亲，一是自然，一是童年的生活，是成就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三个方面。那么，这部小说是唱给母亲的歌谣。

这个故事是真实的，也是虚构的。普鲁斯特认为，回忆中的生活比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更为现实。我能做的，就是忠实母亲的记忆，忠实自己的心灵体验。

花盈衣的原型是我母亲。这个美丽而伤感的名字来自李白诗句“落花盈衣”——裁缝家的女孩子，怎么能没有华衣呢？哪怕落花满肩。

小说介入历史，是一种极具挑战意味、具有特别难度的写作。

案头工作从2007年就开始了，那个时期的衣着、货币、战事、风俗、建筑，摊贩走卒，商品广告、街市布局，工业怎么样，农业怎么样，米多少钱一斤，涨过几次，租界有多大，扩过几次，谁负责巡逻，哪里是分

界……好几万字的资料，一点一点消化。

动笔是2008年的11月，其间数度停笔。因为，我怕写出来或者写得不好对亲人造成伤害，这是我万万不能原谅自己的，可不写，我又放不下——他们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走过，希望他们在我的小说里永生。

一位诗人写道：“每当我写到母亲，我的笔总是跪着行走”。天知道，我是怀着怎样虔诚的心来书写这个故事啊！

这个长篇，没有宏大叙事，没有所谓的深刻，三百页，只有“生存”这个词。有什么能丰富过它、深刻过它呢？

长篇写作，我称之逼出元气。脱稿的瞬间，仿佛卸去囚衣丢弃辎重，无比轻松——也许，我们的心灵承载了太多的心愿，而心愿，多半是沉重的。

让我痛心的是，及至这个长篇出版，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母亲已经不认识我了。但无论如何，我要在她床前读一读的。

是为序。

作者

2013.12.4

故事梗概

民国廿三年夏，江湾镇上，四季衣庄的老板娘花太太叉麻将回来，发现奶妈躺在自己丈夫床上，赌气带孩子回娘家。花阿六怕老屋给唯一的儿子花荣生带来晦气，无奈辞退奶妈。小女儿因此夭折。争吵中，牵扯出大女儿花盈衣的生理缺陷。作为补偿，阿六让盈衣读书。她和同学顾国桢成为好朋友。

花凌海是黄河皮箱厂老板毛毓海入赘女婿，一日，差人送来请柬，邀堂兄阿六全家赴宴。原来，岳父病入膏肓，名为祝寿实为冲喜。花凌海毛彩娣夫妇看上阿六次女花盈庭，欲结儿女亲家。阿六大惑。毛氏透露，儿子花之蝶不是亲生。

淞沪抗战爆发，阿六投奔师兄平桂生。战火烧到浦东，阿六决定避难租界，师兄执意不走。花阿六立誓，如果活下来，其女平燕燕就是儿媳。

上海爆发霍乱，花太太和盈庭染病身故。以避免疫情扩散为由，“荣记大世界”疏散难民，阿六们被装上卡车，弃于战区。日寇火烧闸北，阿六逃过一劫。岂料，摸黑找到的房子竟在日军司令部附近。荣生得罪日本女人，为避祸，阿六全家连夜逃往英租界。途中，盈衣外婆身体不支倒下。

阿六暂居堂弟家。其子花之蝶与花盈衣笃交。阿六怕节外生枝，搬出

去重开裁缝铺。

阿六登报寻找因战事散失的伙计老周，却招来了朋友，红帮裁缝王子琦的雇员水根和土根。原来，王子琦卖了店面，做起投机生意。

阿六在电车上遇平燕燕，始知师兄父子已不在人世。

王子琦找到阿六家，见燕燕，惊为天人，认做干女儿。王千方百计讨好燕燕，终难赢得笑脸。阿六怕夜长梦多，决定给儿子圆房。是夜，燕燕出走。

盈衣寻找燕燕，遇见流落在外的花凌海家丫头阿英，惊闻堂兄身世。心乱之际，直言花之蝶。之蝶诘问生母，花凌海姨太太苏兰兰。兰跪求盈衣，盈衣忍痛骗过花之蝶。

顾国桢鼓励盈衣追求幸福。盈衣遂找之蝶剖白，不遇，打发顾国桢转告，亦不见回复，盈衣忍不住跑去，发现之蝶房里的传单系顾国桢笔迹，怀疑他们有私情，愤然嫁给水根。

新婚之夜，盈衣遭强奸。水根贩卖壮丁，盈衣伺机跑回上海，得知学运领袖顾国桢已遭暗杀，方知冤枉了他们，但觉得自己回不去了。

王子琦横死街头，平燕燕沦为交际花。盈衣苦劝燕燕回家。燕不允，决意以消灭自己的方式消灭痛苦。临终说出逃婚原因。

随着战争平息，花凌海决定让赴港的儿子回来，重振家业。为避之蝶，已经再嫁的盈衣带着刚满月的儿子随夫迁往苏州。

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36
第三章	086
第四章	124
第五章	165
第六章	207
第七章	247

第一章

1

阳光似能融铁，把柏油马路晒得又软又烫，像刚刚出笼的糯米团子。电车司机很敬业，管它有人没人，咣咣咣，开过来，开过去。气温仿佛是今次头条新闻，张三李四，碰面就说，吃不消，吃不消了，人要瘦掉了。弄堂里，不时传来大人的斥骂，小赤佬，快点死转来！要生热疮了。

花家的日子还是温吞水。太太照例在隔壁搓麻将，九岁的大女儿花盈衣，不晓得带着弟妹躲在了哪里，周师傅呢，伏在铺着桂圆色毛毯的长台板上，一把木尺，比来比去，在衣料上划线。没有一丝风，靠墙横着的竹竿上，搭着些棉线和丝线，纹丝不动。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店门口，方脸大耳，眉毛前端平缓，末梢突然吊起，像是画了一笔。一双眼睛，目光炯炯，不容逼视。这是店主花阿六。他不时伸出头去——街上白花花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阿六嘱咐自己，不要急，哪怕天火烧，也还是有生意的。江湾镇上，几千户人家呢。

客户没等来，来了王子琦。王子琦也是裁缝，他们是在南京路上一爿布店里认识的。两人同时看中一块布料。可这个花色只有一匹了。王子琦

说，你拿吧。我去别的店看看。阿六不好意思，两人推来推去。最后，王子琦把布匹捐到了阿六家里。阿六能干，王子琦也能干，可结果却是大相径庭，好比同样的种子，一把撒在了盐碱地，一把撒在肥田里。

20 世纪的上海，已经是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，中装和西装同时流行。做中式服装的本帮裁缝和做西服的红帮裁缝，一双筷子，一副刀叉，一起伸向市场这块蛋糕。虽然西风东渐，究竟东风浩荡。本帮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。尤其女装，几乎所有年龄段，各个层次的女人都穿旗袍。棉的、皮的、绸的，春夏秋冬，一年四季。旗袍的工艺相当繁复，量体 36 处，镶、滚、嵌、荡、盘、绣、贴，纽扣花样更是达数百种。阿六从小跟了开裁缝店的爷叔，本帮自然是他的不二选择。不知出于什么考虑，王子琦却想，上海人是赶时髦的，不如另投师门改做红帮。以他的资历，不可能为上流社会所接受，因此专门盯牢爱时髦又没什么大钱的年轻男人和女人。他没有像阿六一样摆开架势，租门面，请工人，而是学宁波人，缩在自己家中，一块门板搁在两条高脚长凳上，门板上铺一块灰布，放几样颜色不同的线团，一个熨斗，一把尺子，一把剪刀，几枚针，一个人日做夜做。衣服做好，用一块比八仙桌面大点的白布一包，送到客户家里，又用这块白布把客户的面料包回来。人称“包袱王”。有一年，孙中山身着黑哗叽中山装在南京路上兜了一圈，时髦的上海轰动了。身怀“两帮”本事的王子琦轧准苗头，赚了一票，盘下市中心两开间门面。市中心的门面啊！那是寸金地，也是活该他发财。1927 年，南京西路小裁缝金鸿翔做西式裁剪、中装式样的改良旗袍，曰：时装。上海人两个特质，一是精明，二是时髦。如果没有精明商人，上海毁了一半；如果没有摩登女子，上海也毁了一半。时装，恰恰满足了这样的要求。王子琦紧追慢赶，从领子的式样、开衩的高低、袖子和下摆的长短到面料选择，甚至学人家，店铺放一些成衣，面料和图样，凭人挑选。价格又比鸿翔低，因此生意极好。

王子琦一身印花白绸短衫裤，用折扇遮住了头顶，“腾腾腾”走过来。阿六微笑道，天热来兮，嘎好胃口跑出来啊？小阿弟，眼热啦？王子琦轧

出苗头，收拢折扇，在阿六头上敲了一记。阿六摸摸头，笑道，我是没办法，恨不得雁过拔毛。屋里七张嘴巴呢。

王子琦掏出手帕，细细擦干脸上的汗珠，才说，啥辰光有七个了？有姨太太了？

添了个女儿，阿六往右首一个房间努努嘴。

王子琦笑着说，老兄本事啊，哪像我，三个老婆，一个都没肚皮。走，吃茶去！这种短命天，有啥生意。

人家特为来叫他，阿六不好意思不去。

走到门口，王子琦见两扇木门上有副对联：激情剪锦裁绸，巧艺飞针走线。拍了拍阿六的肩膀说，灵格，女儿名字起得好，对联写得也好。阿六说，喏，隔壁，借光。王子琦点头，自然，自然。

“四季衣庄”离私立复旦大学不远，镇上还有几所大学。想起女大学生，王子琦嘻嘻一笑，哪天我搬过来。阿六说，帮帮忙，勿来搅我的生意。

量尺寸时，花阿六规规矩矩。他的朋友王子琦就不一样了。这人奇出怪样，揩油还有说辞，他说其实我不是爱摸女人屁股，我是看风景。阿六问，什么风景？王子琦哈哈一笑说，表情啊，她们羞涩的样子，不是好风景么？有的女人，还没量呢，面孔先红，真真有趣！阿六笑骂道，不怕她们闹起来断了你的生意？王子琦说，哪能谁的屁股都摸呢？要看山色的。说完，瞥了一眼阿六，意思是，这种门槛是教不会的。阿六却想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

盈衣娘今朝手气不好，几圈下来，面色像隔夜菜，青里泛黄。亭子间阿姨是庄家，一个冲动，抓起自己面前几张钞票，往盈衣娘手心里一塞，笑嘻嘻说，给小人买冰吃。这算啥？我输不起？盈衣娘面孔一红，又硬塞回去，说，勿客气，我们又不是亲眷。亭子间阿姨的笑变成了抽筋，她说，明朝再来啊。盈衣娘说，晓得。

店门敞着，周师傅低了头在缝定线。所谓定线，就是在正式缝衣服前，用针粗粗连着，这样，缝的时候就不会走样，等衣服做好，再行拆去。阿

六呢？盈衣娘问。搭王子琦一道出去了。周师傅把缝衣针往头上篦了篦说。奶妈呢？周师傅没说话，脸朝右面偏了偏。盈衣娘狐疑地盯了周师傅一眼。房间里飘着奶花香，大床上，奶妈摊手摊脚呼呼大睡，却是不见小毛头。盈衣娘往前一步，才看见里床的女儿，小家伙两只小拳头举在耳朵边，睡得很熟。

这么热的天，亏她困得着。要死快哉，看看这副困相，以为是你闺房啊？盈衣娘先是好笑，后来觉得不对，一声尖叫，扑过去揪住女人的头发，拖下床来，然后，狠狠踢她，一脚，一脚地踢，然后叫她滚出去，滚出去！……当然，只是想象。真这么做，保管半条街上的人都轰过来。上海人是最爱看热闹的，哪怕马路上蚂蚁打架也要站住了看。

宝货！勿要面孔。盈衣娘暗骂了一句，退出来。周师傅仍旧在飞针走线，仿佛一架机器。

盈衣娘气鼓鼓坐在客厅里，眼睛看着某个地方却什么也没看见。发了一会儿呆，忽然想起三个小鬼，哪里去了？中暑可不得了。

一个废弃的仓库里，五岁的花荣生绕着一只废弃的柴油桶转圈，两岁的花盈庭在泥地上打滚，而他们的姐姐花盈衣，捡了几张破纸，一门心思在“做衣服”。

盈衣娘大叫一声，盈衣！谁叫你们出来的？盈衣吓得一哆嗦，连忙从地上爬起来。盈衣娘食指戳了下大女儿的脑门，气呼呼地说，明天不准出去！

该死的宝货，也不晓得管管，盈衣娘恨道。

三个小人，面孔上又是汗又是泥，盈衣娘喝道，还不快去洗洗？盈衣赶紧一手一个，拉了弟妹去了后面厨房。

盈衣娘心神不定地在店铺里走来走去，终于推开阿六的房门，把奶妈摇醒，喂喂，起来起来！奶妈一个翻身坐了起来，惊惶地问，出啥事体了？出啥事体了？盈衣娘冷冷地说，出啥事体？自己看看。奶妈低头看了一下，不就敞着怀么？大惊小怪的。她也了盈衣娘一眼，打了个哈欠。看

看，看看，头发就像地上扫起来的，乱则乱，倒是有了风情，面皮又白又嫩，这会刚睡醒，泛出桃红来，两只乳房，那么大，那么鼓，那么白，甚至能看见蓝色的，细细的血管，它们骄傲地挺着，仿佛在嘲笑她的干瘪。

盈衣娘突然发作：勿要面孔！奶妈眼睛斜在别处，慢吞吞扣起大襟上的长脚纽，回敬一句，怎么勿要面孔了？偷你男人了？反了，反了！她怎么说得出口？哪点还有下人的样子？盈衣娘气得瑟瑟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奶妈是亭子间阿姨介绍来的。盈衣娘没奶，原想到《申报》上登广告，亭子间阿姨说，勿灵的，陌里陌生，我有个远房侄媳妇，小人六个月了，想出来做。人邪气漂亮，活络，一点不输城里人的。盈衣娘说，要漂亮做啥？亭子间阿姨看出她的心思，笑道，不过是几个“号头”（月份）的事体，到辰光就走唻，勿影响啥。老话讲，吃啥人的奶像啥人，伊漂亮，依小囡也漂亮啊。

勿要面孔！盈衣娘又嘀咕一句，拔脚就走。她不想听她回话，她实在不知道她还会说出什么话来。

不知什么鸟在哪里叫着，一声，又一声，叫得人心烦意乱。这种天，人都要热死了，鸟怎么还活着？阿六怎么还不回来？盈衣娘汗水不停地冒出来，蓝色的阴丹士林布旗袍湿透了，深一块，浅一块地粘在了身上。

那台老爷电风扇正对着周师傅的后背，嘎吱嘎吱转来转去，才觉得一点凉又转过去了。

2

盈衣娘看起来比阿六高些，瓜子脸，眉眼如画，紫棠色皮肤，太阳穴上有颗黑痣，有玉米粒大。她是民国十三年，也就是阿六开裁缝店的第二年，嫁给花阿六的。娘家姓张。父亲是做铜匠的，自己有店面，这要比挑了一副担子走街串巷的好，三儿一女，全靠着这铺子吃饭，虽然是“下等人”，倒也衣食无忧。不知怎么，痨病鬼缠上了这家人。七八年里，先是父

亲，然后是三个儿子，一个接一个，全都丧了命。只留下女眷。

盈衣娘对男人的脾气是有数的。这人就是这样，对外阿弥陀佛，笑嘻嘻的，转过身就面孔铁板。笑容好像钞票，要节省着用的。不过，她今朝有点“心怀鬼胎”。她试探着说，阿六，我看这个奶妈有点自说自话的，不管啥等样人家，规矩总是要讲一点的……，她想告诉丈夫“偷男人”的话，嘴巴张了张，还是没说出来。说不出口啊！阿六皱了皱眉头，没说话。心里想，人是你找来的，说不好的也是你。

盈衣娘见丈夫不响，心里倒有点吃不准。也是，辞掉她，吃奶怎么办？找个奶妈也是不容易的。好人家是不肯出来做的，棚户区那些人太龌龊了。这个人是亭子间阿姨介绍来的，辞了，她会不会动气？唉，眼开眼闭算了。可是盈衣娘一闭眼，影像却更清楚了。不行！想烧香赶出和尚？盈衣娘口气变硬了，她说，阿六，我要她走！阿六说，烦点啥，太平日子勿想过啊。你喜欢她？盈衣娘白了丈夫一眼。阿六是个“板板六十四”的人，规矩极大，哪怕吃个饭，位子怎么坐，筷子怎么拿，夹菜怎么夹，都有讲究，如果不是喜欢，怎么能随随便便让一个女人睡在自己床上呢？他那张面孔，向来像刷了一层干糍糊，但他看她的时候，那糍糊像是着了水，肌纹都活络开了。如果不是喜欢，能那样吗？听了太太的话，花阿六一呆，怎么说呢？他的确喜欢她。他娶周玲玲，本是爷叔牵线搭桥。他说长女好，吃苦，将来能帮衬你的。可是死去的爷叔没想到，周玲玲即是头生女儿也是独生女儿，未免娇贵些，一般人家的女孩子善于做的那些事情，她基本上都不会，尖手尖脚的，叫人看了着急，养出小人不会带，又没奶，四个小人，四个奶妈。前面三个笨拙些，倒也相安。这个女人不同，聪明，漂亮，会做人。即使做错了事，总是笑在前面，婉转地说，是我弄错了。这么一来，谁还有脾气？今朝不知怎么惹毛了太太。花阿六说，叫她出来。我问问。盈衣娘毛蓬蓬的头一甩，说，我不叫，要叫你叫。奶妈，出来一趟。阿六喊道。周师傅看看山色不对，放下手里的生活（活计），悄悄溜走了。

奶妈出来了，头发绾在枕后，一丝不苟，衣服扣子，一直扣到了脖子上，怀里抱着仍在睡觉的孩子，轻柔地说，来了。庄重，慈爱，像是从耀眼的光芒里走出来的圣母。盈衣娘直愣愣地看着她，莫不是自己热昏了头？阿六不满地斜了太太一眼。

你在我房里做啥？阿六问道。

你房里风凉啊，喏，今天东南风，只有一点点。我热点倒不要紧，她才几个月，吃不消的。电扇又只有一个，她还小，不能吹啊。

盈衣娘说，你就不能扇扇子啊。

奶妈笑笑，你倒是试试看，手都酸死了。

盈衣娘被噎住了，气急地说，你敞开胸算什么？不知道这里有两个男人啊，怎么不懂难为情呢？奶妈说，天热呀，你也可以敞胸的。放屁！放屁！盈衣娘拍着桌子喊道。阿六喝道，都住口！像什么样子。奶妈，回你屋里去。玲玲，你来。奶妈撇撇嘴，扭着腰肢走了。盈衣娘跟在阿六后面，进了沿街的那间房，阿六的卧室兼工作间。阿六说，我弄勿懂你，不就是在我床上躺一下吗？我又没躺上去。太太说，可问题是，她哪来的胆子？人家说了，雇主有了非分之想，佣人才敢放肆的。阿六说，瞎讲！我用得着偷偷摸摸吗？你看看我爷叔，王子琦，哪个没姨太太？你除了烧点饭就是叉麻将，小人都不管，还没说你呢！他顿了顿，我真讨了她又怎么样？

盈衣娘哭了，你……，姨太太？你讨得起？

阿六恼了，我讨一个你看看！

盈衣娘捂着脸冲出房间，忽然听见奶妈房里传来类似咳嗽的哭声，咳咳，咳咳……，盈衣娘止住脚步，心中诧异。

争吵不过是旺油锅里的一滴水，爆响一阵，归于平静。奶妈照旧喂她的奶，眼神更飘，腰身更活。尤其受不了的是，这个女人看她时的笑，似有似无，暗藏讥讽。周玲玲想，这人决不能留。怎么办呢？要是亭子间阿

姨撬一撬就好办了。自家人说不好，看你花阿六怎么留！叉麻将的时候，盈衣娘故意让亭子间阿姨赢了几把，趁她高兴的时候说，你是不是很喜欢你这个远房侄媳妇啊。亭子间阿姨露出不满的神情，哪里，这小鬼不懂人情。

哦，没孝敬她呢！盈衣娘装作不懂的样子说，不会吧，她不要太活络哦。

活络？亭子间阿姨双手在八仙桌上画圆圈，麻将牌哗啦哗啦响，仿佛掌声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！她在野男人面前才活络呢。别看她乡下人一个，天生狐狸精！盈衣娘不满地说，那你还介绍过来，不是存心害我吧？咳，瞎讲，我怎么晓得她是这种人啊。亭子间阿姨横了盈衣娘一眼。李太太说，你现在怎么晓得了呢？怎么晓得？我侄子说的么。最怕老实头人发火，喂奶就喂奶，跟人家七搭八搭的……啊？她做过几家人家啊？

你是第二家……勿要管她做几家！现在的问题是，阿六的魂，只剩一半了。我怎么办？盈衣娘抢过话头。亭子间阿姨眼睛滴溜溜一转，这样子……，她凑到盈衣娘耳朵上叽里咕噜。李太太一笑，只顾闷头洗牌。

热浪像春卷皮子，把人包裹得紧紧的。外邪内热，盈衣娘嘴巴上长了个黄豆大的热疮，奇怪的是痂子没一粒。非但是她，孩子们也是如此。倒是身上小腿上，还有未褪尽的疤痕，那是挠破的蚊子块。这几天实在太热，连蚊子也绝了踪迹。

直到薄暮升起，人们才长舒一口气，端出凳子，闲谈的闲谈，静坐的静坐。夏夜纳凉，本是赏心乐事，可盈衣娘却是不安逸，板着脸进进出出。阿六想，女人家发个小脾气，过几天就好了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找人手——镇长家不知为什么，大热的天急着办婚礼。有人说没过门的女儿有喜了，有人说亲家老太太不行了，要冲喜。这些跟阿六没关系，最好红白喜事一道来，那才叫好生意呢。可是，人手呢？

这一行季节性很强，春节前的几个月是最忙的，而夏季的活要比冬季少很多，用裁缝的话说是“晒案板”。工人大多是农村人，这时候往往回家

种地，到秋收之后再回到铺内干活。

阿六想来想去，还是问王子琦借吧，几天而已。

3

阿六一来，王子琦就吩咐两个小伙计，花先生是我好朋友，你们过去帮忙几天，工资我来结。阿六慌忙说，不要不要。王子琦的小圆眼一弹，依看不起我？

阿六粗粗看了一眼，两个人年纪不会超过16岁，被称作土根的人面无表情，水根倒是一脸谦恭地笑着，也不知是不是亲兄弟，看着不大像。阿六带了人就要走，王子琦说，白相相再回去吧，也不在乎这半日。

王子琦半是炫耀半真情，挑最时髦的地方招待阿六，游泳池、跑冰场、饮冰室，就差百乐门和华懋饭店了。阿六云里雾里地跟着转，倒不是热昏而是“冷”昏——那些都是清凉世界。尽管是王子琦掏腰包，阿六还是有点肉痛，有点惶恐，他说，钞票怎么能这么用呢？又不是偷来的。王子琦说，钞票就是这么用的，否则赚它作啥？阿六又是点头又是摇头，开眼界，开眼界！

开了眼界的阿六不免胡思乱想，假如我有钱……我就不做裁缝！至于做什么，是否像王子琦那样，阿六没想好。留着，慢慢想吧，就像馋什么好吃的，到了手，舍不得一下子吃完一样。

黄昏时候，他们又在新闻路露天舞台盘桓了半个时辰。所谓露天舞台，就是江湖客用粉笔在空地上画个圈，用粉笔在圈子里写上露天舞台四个字，然后在“舞台上”演出。开场锣鼓好像招魂幡，市民不由自主聚拢来，把演员团团围住。这种热闹阿六平时是看不到的，可是，他实在无心玩下去了。

阿六满腹心事去，满腹心事回来。去时担心王子琦变卦，回来又担心下半辈子的命运。阿六不过担心了几分钟，马上领着新来的帮手去了镇长家。